

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七

宋　呂祖謙　撰

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　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蓄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

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侵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破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冦凖計决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契丹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衆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契丹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其國自是通好守約不復侵邊者

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敎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忽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

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惟以忠信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契丹問故契丹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

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契丹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所獲金幣

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契丹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

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契丹感

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契丹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彼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

納公爭不可契丹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契丹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彼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

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其氣折矣可勿復許彼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葢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彦國河南人曽大父諱處謙大父諱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

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
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
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
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氣召還為開封
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
樂雖使者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

曰萬一北庭行之為國朝羞後出使還者云彼果罷燕
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
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
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
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
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郡監李康伯皆
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
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

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兾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民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

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黄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覲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

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

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
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来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
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
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
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
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
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
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

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

公言敵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敵萬一敗盟
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外裔輕侮中
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
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
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
以出使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参
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
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

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其事又開天章閣名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獘為本遂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

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册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敵使公曰若敵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敵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敵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

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敵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敵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敵雖不来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敵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上乃止敵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

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

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

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於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燕發次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

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

禳禱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寛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

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眞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

名赴闕公以足疾固辭使判河陽熈寧元年移汝州且
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内東門小殿
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
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
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
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
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
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説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契丹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遠方乞並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

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

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

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熈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彦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㑹翌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

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朝内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

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敵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氷炭決不可以同器若薰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

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環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

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於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

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葢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出使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
公西邊北方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揺
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
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
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
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
昭示来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

殺為傫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消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剿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異域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優綏之堂堂偉公與萊相望再聘於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祺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毋秦國寤驚旌旆鸖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

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於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
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於公公之在內自泉流
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
重華協明帝謂公来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
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嵩高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七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八

宋 呂祖謙 撰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来告於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来世敢以請天子曰嘻兹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産以

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

然無為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
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
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
光裔並掌内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於越公
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曽祖諱曇深州司户參軍祖諱湘
廬州廬江尉始家於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
海主簿公既貴贈曽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
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

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於墓三

年不宿於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

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
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
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劉沆
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
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
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
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徳用
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

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
吳克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克真卿皆
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
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克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
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
軍克真卿約景初遵皆名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
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
陽修乞蔡貫黜乞荊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

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頼之以安仁宗晚歳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宫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歳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税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逺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衒

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

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處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名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處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灘石民賴其力處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聞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

官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
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
廷聞公治有餘力名知御史雜事不閲月為度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
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
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
往視之昌朝初不悦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

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
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寛其罪以俟
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㫖朝乃愧服曰名不
虗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寛治蜀蜀人
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者
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
人皆惧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
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㑹禁謡除轉

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
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
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恊既而司馬光辭樞
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
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
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
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
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

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寛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佗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

下有言即法也豈謂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黙爲經畧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資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忠孝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

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蠭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衆皆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

怨復從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於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

之𨚗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𨚗提舉浙東常平以便其養𨚗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於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岏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𨚗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

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屷侍側公與之決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别邪正慨然不

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葢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葢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

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葢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産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　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

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絶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於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久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黄

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受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名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

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廪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

且奏徙與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
為民患公建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
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
平恃堤以全至於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
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飭縣不得輒催
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
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
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

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冠廬壽大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用修王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修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顧及今以為榮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

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馬會獵於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

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

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爭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髙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

置座右以時省閱上祀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階至特進勲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纎悉畢具以某年月日葬於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

五年卒於鄆州子滎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禄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㣲通直郎嗣眞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曽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强者天下稱之庶㡬漢劉寛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修蹶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

及修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獨抗章言修無罪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上感悟修以故得全公既老修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詰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詰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

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畧如此至於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葢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葢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詼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

鑒於暴秦歴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歳之春招延朴忠屏逺佞人豈獨左右刑於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偪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歴佐三葉濟於艱難不疐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寛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周鎔

謄錄監生臣黄璧成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九

宋　呂祖謙　撰

傳

補亡先生傳　柳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

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於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於道而遷其名於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袪其未悟者衆悉以為然先生

始盡心於詩書以精其輿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
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
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於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
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
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
其文當藁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
之者茍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
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

而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縱後强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
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於古不足當其逸於今不
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於存亡
庶勝乎無心於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
僾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
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
人無異耳葢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於世矣吾獨
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

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巾箱之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詰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

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眞達云經者也所以於補亡不謬矣先生於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别為注觧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

也徒欲强已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觧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説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茍不死天下何有於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

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敦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其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剛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於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於吾道故賦指南末以

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於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於補亡亭内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於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没經籍遭秦之焚毁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於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虚位也使歴代諸君子徒怨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

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益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於河汾閒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於世實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輩之曾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

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种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茍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為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已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閒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盡棄昔之所學退居

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悉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於是矣然尤好孟軻書蓋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縣漢唐而下百氏所説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説叛斥聖道恠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説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

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蜕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蕠皆句句明白剔姦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為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詰以斥之雅尚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於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丘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閟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

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過事感激亦率為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太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誚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為爾直不退而名庸為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

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享九奏於洞庭之野閲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

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

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强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禄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熈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頼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

名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憚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憚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憚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

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手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劒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郏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險阻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僞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

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
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
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獻俘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
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
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
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
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
知所為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

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

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强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

也今彼留而我還我厚賞而彼輕得不疑我益其功而自代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槀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嘆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耳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

盡乃止懌善劒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過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

馬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内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為強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壟田延嗣為營

衣食之資身爲負擔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孫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

讀誦六經學慕古人况與舍人友舍人之孫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昺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

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顔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凛焉其行義卓焉與顔侔

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修敕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執聲自陳以祈

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絶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名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名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

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寛仁言事競為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繋生民利病皆濶畧不言陳恭公為相嬖妾

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為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為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眞負國

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變

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中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為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

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為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

之盛德衆議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名景仁詰責之曰詔書曰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名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

宗法令專以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論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既不用臣言臣無顔復居位食禄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娱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

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轝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强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逌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

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内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

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禄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能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

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虯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虯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虯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

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歴曷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闗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名見嘆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

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

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悦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没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

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貞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絶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

之信以應之來者不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貮曰簡通曰玆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玆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

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黄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文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

開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勔勵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茍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彼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

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

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
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
何故畏之至没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
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
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
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
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
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

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氏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

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凖推而放諸北海而凖
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茍非聖人矣則泥
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
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
籍之徒乗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
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
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
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

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葢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於篇以補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於兾方老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

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於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

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

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强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懽久而有

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涤知其為人渥死乃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畆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然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

老矣而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尤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葢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九

宋文鑑卷一百五十

宋　呂祖謙　撰

傳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㓜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歙之興化軍期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没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

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蒞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茍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毋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顧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

不以此時哀慼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誘哉顧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黷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縶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為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不有所

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曽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遯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

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

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傑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汚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公黙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徇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

幾羅籠大綱漏畧零細校見繩墨未為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猒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輩弟子常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

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髪又以
公議名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
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
能聽先生雖去絶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强不
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可
得視高山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腹
非詆笑縱横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
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

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曽未得稱髙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妄庸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誠能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乎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

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二世為河東大姓曾祖元祖暠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鍚土於烏河川以控冦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為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

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内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内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

恕寛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
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
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
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取養之有小
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
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
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
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

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有負炭而擻者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寛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絶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或安徐寜至踣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羮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

詈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已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為嘆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

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覩親戚閒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茍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之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

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線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

河朔夜聞鳴鴈至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羇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常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凉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名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

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

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者韓存寳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熈寧中存寳為河州將有功號熈河名將朝廷稍竒之㑹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莫能制乃命存寳出兵討之存寳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寳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懐銀步行往

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聞㑹赦乃出予
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寄者也予之在
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
筠徙雷徙循子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
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
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
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
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

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南海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閲其槖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强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竒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

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没者三板懸釡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實後遇子兄弟子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葢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界日以授之谷

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倅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譔慶歷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

者也仲内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仲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仲嗚咽自誓床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

門徒吳興丹陽又徒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倬志節剛果不為矯激奇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為之凛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毁倬聞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涵俗履道

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守揚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秘書郎揚州州學教授倂凡五辭卒不起敞守永興奏請倂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即位知制詔沈遘王陶薦倂及汝陰王迴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倂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熈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

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𠉀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為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噕嵩喬髙五女𠉀資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凡觀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賛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强顔其所不强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

自信而浄潔已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錢一傳　　　　劉岐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顥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一時三歳母前亡父同産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没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

又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為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没無嗣為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一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黄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黄土所以愈疾狀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

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
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
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
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
遂不復起一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攻自以意治
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嘆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
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
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乃

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劚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啖之閲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屨坐卧一榻上時閲史書雜説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没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擕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一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為不然怒責

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癇甚急復召一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温之加喘一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一曰毋痛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

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強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絶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一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

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一一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係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一為方博達不名一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

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孿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為名親戚訣别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於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卷一子早逝二孫今見為醫河間劉跂曰一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嶺觀氣象至餘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

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没後余聞其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劉其章章者著之篇巽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王友傳

劉岐

王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别為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為庚氏有子粱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氷世稱以為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既仙去歴千數百歲挹之輒出

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者無冬夏隱於壺中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即壺公也為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舂方士中黄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陶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為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争欲進說皆不得間故人徐公為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荆州牧

虛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晩從王公子至山東山東聞聲爭交驩河間老人一見心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睟中氷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將有不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閒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

族既衆仕宦髙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為平原督郵為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衒鬻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為雝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滈縣官既覺之因著為令盡收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於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别獨王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賔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既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

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
皆睚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
丐所及人忘其少讒者或恨其不滿闕而笑曰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
月佳夕獨王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
是時王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絶倒老人
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
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赧然内熱爽然自

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王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為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良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顧見之終不往浮沉於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為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

氏郰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王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莿子訓左元放何以異浮沉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都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

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啟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偽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為化風以誅戮為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臠割刲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

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君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遥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乗勝連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栅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牓皆是會合

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偽楨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猢猻認此狂迷尋結陣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效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

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葢天威
遠被宸算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
命殊方既乂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
降祐其劉鋹並偽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
潘崇徹王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
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
將軍內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
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懽呼之

至謹奉露布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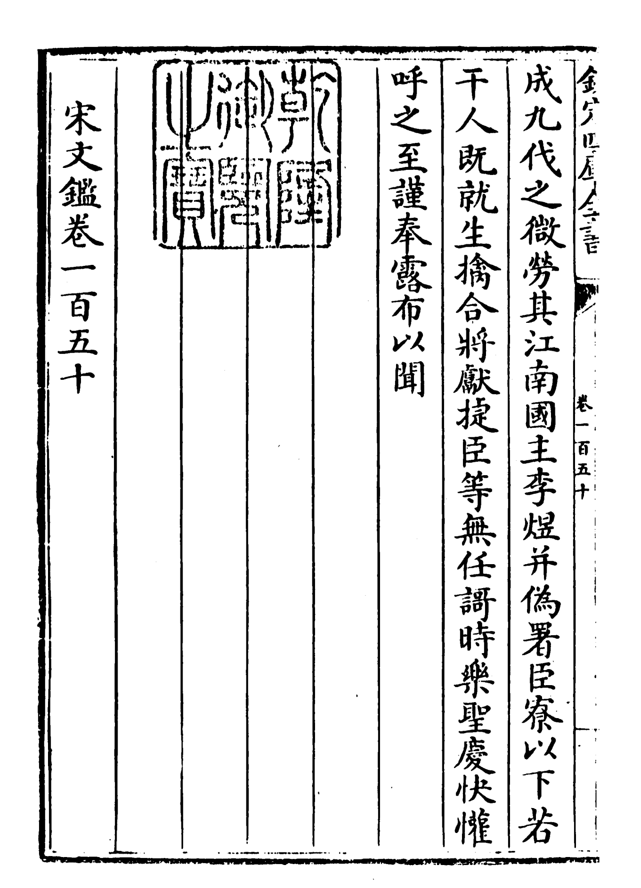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啟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

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
分裂土疆累朝皆遏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
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儉之貌內懷
姦詐之謀況李煜此是騃童固無遠畧負君親之鞠育
信左右之姦邪曽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
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意我皇帝度
深含垢志在包荒擲青鏁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
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廷庶盡銷於疑

聞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
背順士庶咸懐於憤激君親曲為於優容但矜孽豎之
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畧無悛悟
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刼於
長橋鋭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
遣親弟從鎰歸迴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
焉終懐虵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
肆兇徒則刼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

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效其先登蟻虱自悲其相弔
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
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
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
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
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
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
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遥稟一人之睿畧幸



成九代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以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踊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宋文鑑卷一百五十